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象山集卷一至三

給事中臣查善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鼎雯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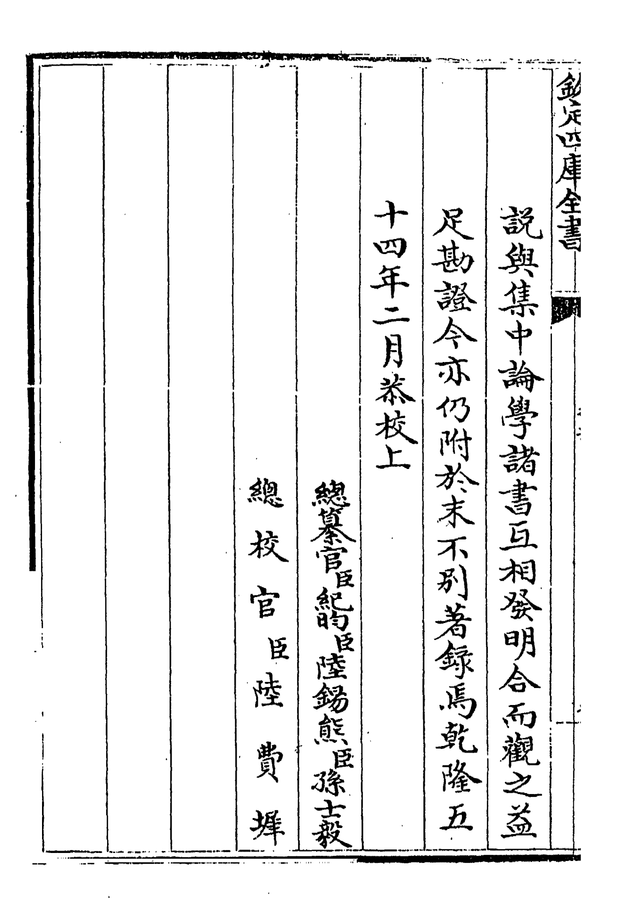
象山集

提要

臣等謹案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録四卷宋陸九淵撰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乾道八年進士紹熙初年累遷至奉議郎知荊門軍卒于官事績具宋史本傳據九淵年譜集為其子持之所編其門人袁燮刋於江西提舉

倉司者凡三十二卷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並作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總而計之與燮所刊本卷數相符獨年譜稱持之所編外集為六卷殆傳寫訛四為六數此本前有燮序又有楊簡序燮序作於嘉定五年簡序作於開禧元年在燮序前七年而列於燮後蓋刊板之時以新序弁首故翻刻者仍之又有嘉定庚辰吳杰序稱是集為建安陳氏

所刊而年譜未載此本葢持之偶未見歟前十七卷皆書十八卷為表奏十九卷為記二十卷為序贈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為雜著二十五卷為詩二十六卷為祭文二十七卷二十八卷為墓誌墓碣墓表外集四卷皆程式之文末為謚議行狀則吳杰所續入也其語録四卷本於集外别行正德辛巳撫州守李茂元重刻是集乃并附集末以成陸氏全書其



說與集中論學諸書互相發明合而觀之益足勘證今亦仍附於末不別著錄焉乾隆五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象山集原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

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漑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宏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

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黒遏俗學之横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兹乎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甞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剟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刋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為刋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

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為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也甞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為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謹書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

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

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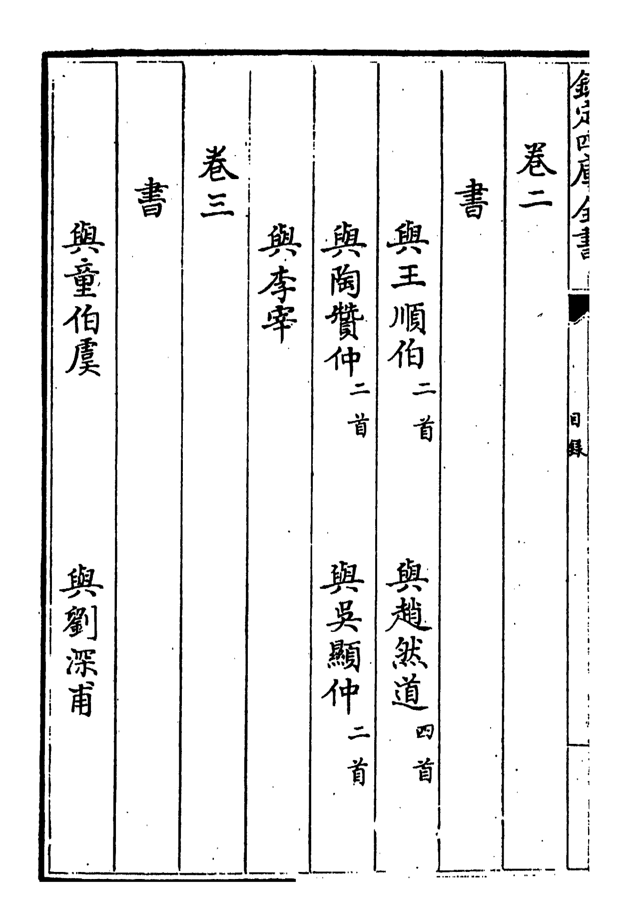
右象山文安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先生行狀附焉杰　聞建安狀元陳公子孫喜與人同其善敬送上件文集請用刋行以與世之志學志道之士共之仍以二賢謚議次于目録之後杰末學小子竊以謂二議一以為學得孟氏一以為學非伊洛此真得先生之心

至論也二賢可謂知人矣覆議末章伊川之言與孔孟不類謂有子之言支離謂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未悉其用意何如然其至論在此嘉定庚寅秋九月盱水吳杰謹識

象山集目録

卷一

書



卷二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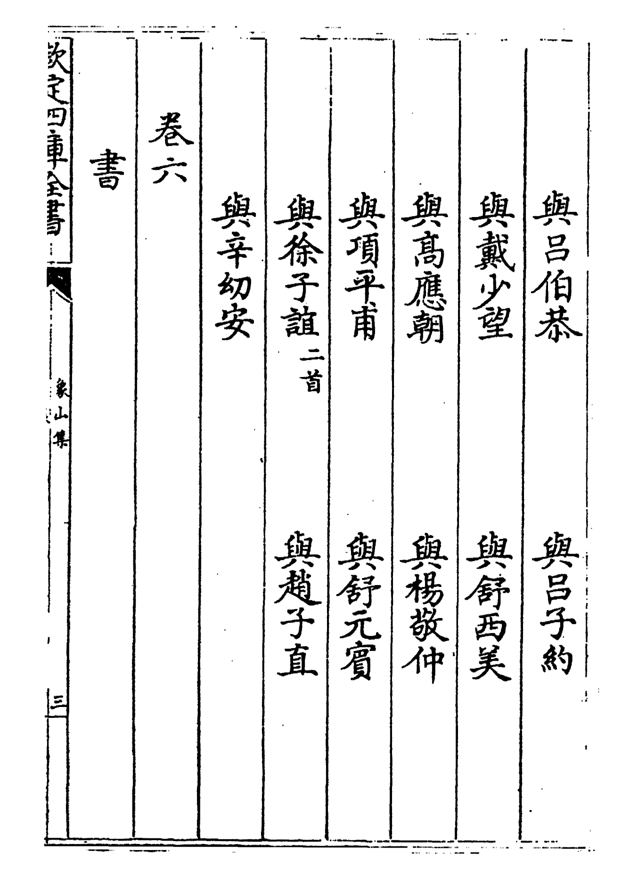
卷三

書

與張輔之三首　與曹挻之
與曹立之二首　與黄日新
與黄元吉　與裔德占
與諸葛受之
卷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卷五

書







卷六

書

卷七

書

卷八

書

卷九

書

卷十

書

卷十一

書

卷十二

書

卷十四

書

卷十五

書

卷十六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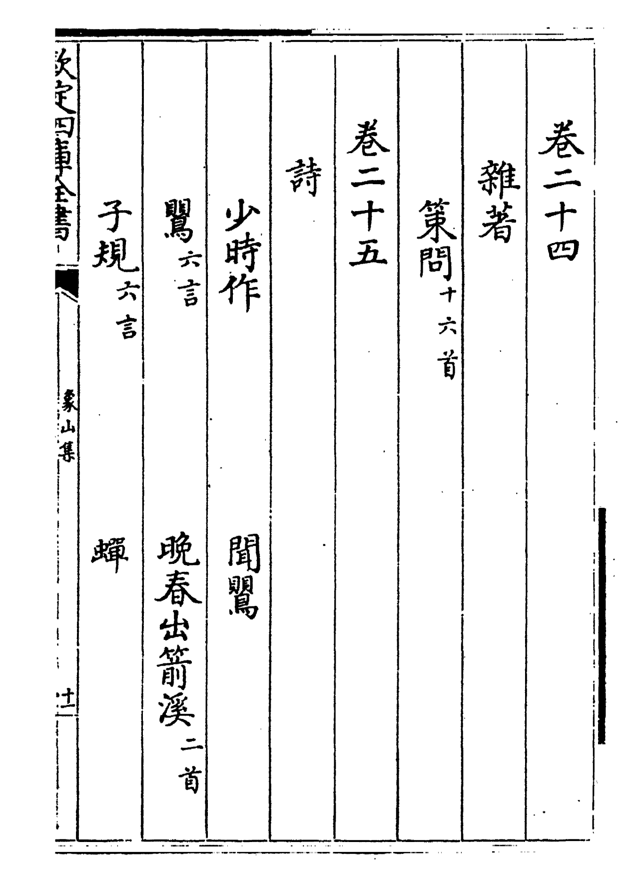
卷十七

書

卷二十

雜著

卷二十一
雜著



葛致政墓誌銘　　吴伯顒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外集

卷一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解試

黄裳元吉黄離元吉

卷二
程文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省試

智者術之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政之寛猛孰先論

常勝之道曰柔

卷三

程文

卷四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恥

思則得之

里仁為美

則以學文

象山集目錄

# 象山集卷一

宋　陸九淵　撰

## 書

###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惑至今歎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僞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寛裕温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齋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

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顔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葢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見謂為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顔子哉曾之於顔顔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惟曾

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爲藩

飭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魍魎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凴空言傅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

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啟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

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櫱之蔀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别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劄至止竟墮渺茫何邪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循子樵之之訃以歸内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

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竒經年之别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霪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大博問荅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説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録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

妄錄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已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

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内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絶道

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葢心一心也理一理也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

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摸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在曾子葢可見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

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其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令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令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邪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

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如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舍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智乎夫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説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為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

繆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傅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

書言日嚴祇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命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説足下謂得此説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説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

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説虛不如古人之説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令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遑遑而來病倦不能檃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韋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庵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吾山解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為喜以欵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孚集逵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徳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厪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没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

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撤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揆以為驗稽以為決哉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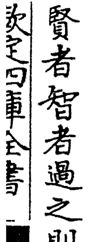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

士人品固自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荆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撤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葢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顔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絶人遠甚子貢非能知顔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顔淵喟

然之歎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顔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説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顔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

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絶凡民遠矣從夫子遊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歿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夫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

中適重夫子之憂耳況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葢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别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顔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顔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顔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




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 與趙監

垂諭新工尤慰懃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遯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于此矣有司不復掛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勑局時因編寛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恤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

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説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

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烱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為如何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

殆似寬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邪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饑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為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汩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

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為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强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

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間私試一中亦為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己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汚潔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汚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

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啟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為一行也

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畧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為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禄既

滿無以為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為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貴溪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為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録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慟哭於顔淵之亡喟歎於曾點之志此豈梏

於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蕢植杖之流剌譏玩侮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乎至所以袪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

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揚王韓獨著專揚葢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説距

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未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傅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强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已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為謙遜者亦徒為假竊緣飾而其實崇

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沈吟堅忍以師心婉變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

某試吏于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跂俟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為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為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

二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臯陶矢謨其問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

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羮爾惟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逺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宫

适㝛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
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
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
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
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
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
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
而堂堂乎張也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

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繆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曰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録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

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期也

象山集卷一

象山集卷二

書

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别之懷執别匆匆又一歳有半瞻企不啻饑渴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别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溉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凂瀆之罪大抵學術

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機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

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概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

輪迴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

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沈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沈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

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别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别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為老成為

持重為謹審以皤然改沛然從者為輕率為狂妄為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為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為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學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

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望誰

二

屬者偕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

不欲多言之語某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惟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顧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為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遊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說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

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為其學非也儒釋之辨其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髪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髠潔緇而從吾游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為名不好勝凡

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令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是成自擔板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為兄之資禀質實强敏有餘而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為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窒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忘本之說以為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

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畀汚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粗精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

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叅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

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皆為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為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為緒餘土苴惟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其嘗謂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

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立建心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葢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為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為深造道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

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有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絶而後賛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擊磬者果為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

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為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況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憣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為人

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豈不可為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無可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逼歲必歸宅上不知曽更有切磋否歲即除伏幾多為親壽以厚新祉

與趙然道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
訪風練飛雪之壯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
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
矣又何以觀瀑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
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
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儆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
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
如此若已汩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

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二

兹閲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况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之者深懼此道之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

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亹亹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三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强深懼其汩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

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虚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

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以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横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

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為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於空言以滋偽習豈惟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與念慮之間陰流密

惱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寔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益繆習偷以自便嚚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乎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譊譊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别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資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為蛇畫足重為贅疣乎

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益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誠能無毫髮已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塞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際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與陶贊仲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於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畞充足

然自是又無大雨地土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
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
不能成澤及早復叩之亦以疎雨見應未蒙霈然之賜
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太
極圖說乃梭山兄辨其是非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
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中言太極不言無極易
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
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録朱

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絶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説為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幸是梭山之説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辨某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説固以已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絶之遂尾其説以與晦翁辨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

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與以知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為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揲著說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端曉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草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

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為尊為貴為上為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為卑為賤為下為後古人右賢左能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

若德行中庸事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秘其說以增其價真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為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上下先後之義權之則自知所決擇譎妄之情狀大槩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妄人

庸夫之說故書此以助決擇

二

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証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謬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為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儘勝狂妄之人為學只要睹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

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闢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人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為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時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慤者雖不談學問却可為朋友惟是談學問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

正者最為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原闕

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即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與吳顯仲

屬承闕 逮深見嗜學之誠顧荒謬無以塞盛意為别未幾已有思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為慰顯仲質朴甚更藉朋友切磋闕 亦純甚矣所以淹没人只朋

友說閑話之類亦能淹沒某適被顯仲說閑話某亦隨時皆塞原闕

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原闕

最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去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有所不靈此理為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為吾無

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之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宄梏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為之不明不行則其為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甚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為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距絶者其為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斥楊墨而

不在衍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髙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强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

程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為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為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往往口闢楊墨而身為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為科舉之文耳誰實為真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葢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為楊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

沒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忽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
不覺吐露至此病方起不暇檃栝其辭亦惟通人有以
亮之儻有夫相孚信處當遲後便

象山集卷二

象山集卷三

## 書

### 與童伯虞

某秋試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易荊棘陷穽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趍向固不凡近環吾居

數百里間前此葢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田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顔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葢無所

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友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為欣戚惑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笑此僕之所惘惜非所笑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攀聞足下鎖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為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為來書所先輒布此為復

與劉深甫

來書示以方册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也然其理皆甚明白未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甫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甫之身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

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詁訓章句苟能從容

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氷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强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

敢知也其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甫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 與張輔之

來書累累及巳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謁見

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畧寓此言之槩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為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荅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

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宫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耶雖然庸詎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為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

能克巳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爲有所不敢爲人所不能爲巳或能爲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巳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

也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渓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擔板自沈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

板沈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撍板處見子壽凡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冗

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聞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二

前嘗論子為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為賢者在子之身則為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靦以為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為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况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為病可勝言

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聞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工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擔板耳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

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為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人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省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惜詳列

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

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為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騖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

屢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恥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見其頗無條理諸凡皆以為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為須是深省其病深生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辭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辨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能改過之明驗尚何戒謹恐懼之有

與曹挺之

挺之氣質剛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辨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狥情縱欲汩没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决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

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巳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為此等虛論也

與曹立之

某駑劣之資禍患之中觔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

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耳所諭趙學古書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為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其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概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文何怪得趙學古也知至至

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緐有如此疑惑隱窒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奥然用此解易則不可葢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蒙問說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緐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

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二

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旨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辨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達則代之為說必使其人

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猶不當據況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為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己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

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辨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為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於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答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辨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

此則聖賢洞照彼已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貫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為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居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於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

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汨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强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懈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茍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者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

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下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為不多然闢有談道義者必屈巳納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為名而已也凡此皆原闕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强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

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明為明不明為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立之疇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棄固有不終狷之勢比來言論果决不復

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躐也陳後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為有序其實失序以為有證其實

無證以為廣大其實小狹以為公平其實偏側將為通儒乃為拘儒將為正學乃為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始隨所見其號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才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第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

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謾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

別此語誠是

與黄日新

執别彌年比復得一見且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為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葢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儻與足下葢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

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薫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

者葢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與黄元吉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

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

智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懵然憒然略無毫

髮闇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

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蓋

未至全然為妄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

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為善

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

益而害之也

與喬德占

某侍下粗遣無足道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教以為學日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為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用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為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

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騖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為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决信不遜之意徒為無顧忌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

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恥自此鞭策駑蹇不敢自棄今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反已未切省已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無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象山集卷三